

双周 学术

# 英雄主义精神不能缺席

云德

崇尚英雄，历来是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也是文艺创作的经典性主题。从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到仓颉造字，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创世纪，文艺自口头传诵至文字、影像记载的全过程，颂扬英雄早已成为惯例与传统。许许多多的历史名流、英烈传奇和不计其数的虚构英雄形象都曾依托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成长道路，培育出大众审美中萦绕不去的英雄情结。

然而，当下令人忧心的是，创作中非英雄化或者将英雄人物粗鄙化的倾向却尾大不掉地蔓延着。有的以反高大全为幌子刻意塑造痞子化、流氓式的英雄，有的把英雄作为嘲弄对象专肆渲染他们的虚伪与狡黠，有的把恶魔与英雄相混淆突出表现混世魔王身上的英雄豪气，有的存心描写落寞英雄的窝囊气和英雄成长的偶然性。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把英雄与普通人对立起来，以展示琐碎生活和卑微人生作为自己的创作主旨，或者只关注“小时代”里的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新新人类”，这与崇尚英雄主义的时代精神渐行渐远，与社会涵育大众文化自信的努力背道而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



艺文 从谈

## 迎“娶”百岁奶奶

陈庆立

国庆节过后，北方的天气很快冷了起来。每年这时，我就会提前安排好工作，能不参加的活动也就推了。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去家政公司请保姆，做好迎“娶”奶奶的准备。多年来一直这样，渐渐养成了习惯，且乐此不疲。

“奶奶”其实说的是我的母亲，这个称谓由来有二：一来她是我家孩子的奶奶，随孩子叫，此乃中华之古礼；二来她已是村里最年长的长辈，被乡亲们尊称为“奶奶”。为什么说迎“娶”呢？因为奶奶往返北京带的行李比较多。就如同旧时姑娘出嫁一样，前面抬着轿子，后面拉着箱子、柜子、布匹和棉被等，甚至送亲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尾，热闹得像农村赶集一样。

自从10年前我父亲过世，奶奶就跟着我妹妹一起生活，住在山东梁山的乡下。但到了冬天，她就会逆候鸟而行，北上过冬。如果晚接几天，她会带着期待的语气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来接我？”冬去春来，天气暖和起来，她就又嚷着返回乡下，如此往复，年复一年。

奶奶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从小家境不错，外祖父有些文化，经常给他人丈地、做账等，在十里八乡有很好的声誉。他平时生活也十分节俭，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奶奶虽然没上过学，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认得一些字，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典故和道理。虽然近几年她记性不如从前，仍时常拍着手，给我们“唱”她从祖辈那学来的顺口溜和歌谣。

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操持家务。日子虽过得很清苦，但从未听她讲过泄气的话，倒是经常说“等你们兄妹长大，日子就好过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秋天弯弯腰，胜过冬天绕三遭”，一直鼓励我们兄妹勤勤恳恳。夜里我常常一觉醒来，她还在煤油灯下不是织布便在纺线，或是在给我们全家人做鞋，或是缝补衣裳。她做的衣服和被子，针线角距均匀、纹理清

向，英雄就是特定时代价值取向的体现者和引领者。在古今中外文艺创作的舞台上，英雄主义从来不会也不应该离场。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红岩》《红旗谱》《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焦裕禄》《高山下的花环》《长征》《亮剑》《血战台儿庄》《神曲》《巨人传》《三个火枪手》《九三年》《战争与和平》《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老人与海》《寻找大兵瑞恩》《钢锯岭》《敦刻尔克》等等，英雄主义精神都是这些作品经典流传的最鲜明标识，人们对其中诸多英雄形象皆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历史如是，社会主义时代尤其如此。“人民与英雄”更是文艺创作中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决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必是人民大众共同的事业，人民不仅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社会主义文艺就其本质而言是人民大众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讴歌人民创造历史的英雄壮举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永恒主题。人民作为生动鲜活的历史活剧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人民所“创编”的历史活剧，永远是文艺创作生产的源头活水。这里所说的英雄不是那些使气斗狠、快意恩仇的莽汉子，不是那些好大喜功、任意妄为的空谈家，不是那些朝秦暮楚、随波逐流的变色龙。真正的英雄来自人民、起于蓬蒿，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超常能力、过人智慧和忘我精神，或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或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或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业绩，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大贡献，是真正的民族

脊梁。他们可以是一个人、团队，也可能是一个群体，比如像抗击各类自然灾害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集体、像新冠肺炎疫情中逆行进入武汉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等，他们是平民英雄的杰出代表与楷模，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尤其是英雄模范人物创造历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奋发精神，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努力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享受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和价值体现。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奋进中的人民需要英雄主义精神来鼓舞。尤其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大敌当前、不畏牺牲的豪气，藐视艰险、敢于胜利的气概，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韧性，殚精竭虑、兢兢业业的坚守，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奉献，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正能量。文艺要传递且褒扬这样的高尚精神品德，就理所当然地需要讴歌人民、礼赞英雄，以培根铸魂、凝聚民心；理所当然地需要开掘隐藏在民众心理结构深处的英雄情怀，将自我的理想投射于英雄形象，以审美方式补偿人们现实生活中未能实现的英雄梦，这是文艺的使命所在。因此，真正有担当有情怀的英雄礼赞绝不是虚伪和廉价的吹捧，而是源于生活、带着浓厚情感的真诚讴歌。因为，只有发自内心感动富有真情实感的表达，只有塑造出有生命质感且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才会真实可信，才能感动并影响文艺受众。进而言之，我们在倡导书写英雄的时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概念化、模式化倾向。因为任何标签式的表达方式都是虚假的，是毫无职业操守的敷衍塞责，其结果只能让文艺蒙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

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把人民和英雄作为抽象的符号，进行概念化口号化处理，艺术形象就会干瘪，就会“庸俗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就不可能产生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文艺要想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就必须强化时代担当，成为社会风气的先行者；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讴歌人民、礼赞英雄，作为天经地义的光荣职责；必须自觉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坚决抵制各种低俗庸俗媚俗之风，为文艺创作灌注更加充盈的时代精神和昂扬的社会正气。完成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带着真情与真心，在生活的第一线去感受时代脉搏、激发创作灵感，聆听时代前行的足音，回应社会进步的呼唤，以真正体味人民大众内心的渴求、焦虑和企盼；一定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血管里流淌着炽爱人民、崇尚英雄的热血，笔管里传达出人民的渴望与心声，切实成为社会的书记官和时代的良心；一定要用发自内心的、个性化的真诚独特的艺术表达，融入时代激流，展现人民风采，塑造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为作品创设长久的艺术生命，经得起审美与历史的双重检验。只有如此，讴歌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创作，才能称得上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才能真正地走进人民大众的内心，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继续奋斗的热情，实现掌声与口碑同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一个风云激荡、开疆辟土、昂扬奋进的时代，英雄主义精神绝对不能缺席！（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

走进 民间

“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这是陕西关中地区一首关于元宵节儿童耍灯笼的歌谣。在关中平原，灯笼是一种玲珑精致而又颇富民俗意涵的生活物件。在陕西调研期间我走访了家住西安白鹿原狄寨孙家沟村的火葫芦灯传承人王学坤的灯笼作坊，他所擅长的“竹篾子灯笼编织技艺”是家族世代相传的技艺，被认定为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王学坤夫妇俩居住的小院子简朴而整洁，院中有一丛青翠的冬青树，为这处宁静、朴素的院落增添了很多生气。房前一米见宽的月台是他们平时编织灯笼的场所。他们制作的竹篾子灯笼在当地民众中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叫“火葫芦灯笼”，这是一种用竹篾编织并在外层裹一层红纸的灯笼，因形状貌似葫芦，便有了“火葫芦灯”的称号。当地风俗关中女子出嫁后的第一个春节起，父母或已婚的哥哥、弟弟这些娘家人要选择正月初二到初八中的一天到婆家“送灯”。娘家一般送闺女两个大灯笼和十支蜡烛，寓意有生活前景光明、幸福美好。正月十一开始到正月十五，女子便把灯笼挂到自家大门上，以示吉祥。等到女儿有了孩子以后，娘家就把灯笼送给孩子。这个风俗每年如此，直到小孩满12周岁娘家最后一次给孩子“送灯”“完灯”后结束。12岁正是孩子由幼年过渡到少年阶段的年龄，这时孩子的身体与心智都已经趋于成熟，逐渐走向成人阶段。古代天子、诸侯的成人礼冠礼的举行年龄的时间即为12岁。古往今来，“火葫芦灯笼”中蕴含着一种意味深远的民俗观念。

竹篾子灯笼在白鹿原已有300多年以上的历史，最红火的时候狄寨家家户上扎灯笼，王学坤夫妇生活的孙家沟村就是远近闻名的竹编灯笼村。王学坤自幼跟随父辈学做灯笼，如今已经做了60多年。妻子张淑娅嫁过来之后也跟随丈夫做起了灯笼。在共同生活的50多年里，他们一个分篾子，一个编灯笼，分工合作，琴瑟和鸣。竹篾子灯笼编织工艺可分为选竹、破竹、泡竹、破篾、起篾、划篾、盘篾踏底子、分篾、编织、收口、烘烤、捏圆、滚浆、糊纸14步流程。其中最重要的是破篾和收口。王学坤夫妇制作灯笼用的竹子，多来自距离狄寨孙家沟村南两公里处的鲸鱼沟，这里的竹子取材方便，韧性好。王学坤用嘴破篾子的技艺已经成为一项绝活，他能仅仅靠一柄钢刀就能轻松将一节竹段折分出一大缕粗细厚薄均匀的篾片。

两位老人向我们介绍并演示了编织灯笼的全过程。这种工艺与山东临沂的草柳编手法相似，起形时首先要编好围口作为中心，再增加竹篾向外延伸至肩部，然后下收至围绕一个中心，最后完成收口，一个造型圆润的灯笼坯形即告完成。在长期的手艺实践中，两位老人已经将编织的技艺内化于心，编制起来竹篾横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一气呵成地完成一个小型灯笼。人们常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对像他们这样的手艺人而言，与我们聊着天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编织的进度。一项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劳动在他们这里已然成为一项自足自得富有艺术性的表演，整个操作过程如同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张淑娅老人说，“我就爱编灯笼，一天不编都不行，尤其是边编灯笼边唱秦腔，心里美滋滋的。”手工性的劳动就是这样，做得时间久了，能从一种劳动的常态转变成一种类似于“审美”意味的活动。

王学坤夫妇的灯笼品种有火葫芦灯、官灯、罐罐灯、星星灯、花瓶灯笼等，这些灯笼做好之后都会在外层贴上红纸，缀上红穗头，将节日的空间烘托得喜庆而祥和。每年元宵节前是火葫芦艺人最为忙碌的时候，因为那些玲珑精致、大大小小的灯笼是节日里人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这个时间节点他们的销售量最大，一年出货量最多能够达到1万个，灯笼卖到了临潼、富平、渭南等地。最近几年西安标志性的旅游景点大唐芙蓉园城墙灯会都会把他们这里最大批定做竹篾葫芦灯，生意最忙的时节王学坤的儿子儿媳也会参与到制作中来，他们也都熟练地掌握了灯笼制作的技艺。尽管如此，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毛绒玩具、电动玩具等儿童玩耍的玩具多了起来，传统的灯笼市场受到冲击整体上存

文化 信息

## 长篇小说《血色草原》出版

作家王怀宇创作的长篇小说《血色草原》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讲讲述了一个渔猎农牧家族乃至整个东北草原从兴到衰，又从衰到兴的艰难演变历程。

《血色草原》以查干淖尔大草原塔头滩上王氏和胡氏两个家族兴衰为主线，通过对王氏几代人呕心沥血执着梦想争当强者、争当英雄艰辛历程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铮铮铁骨、不懈追求的草原人物。尤其塑造了面对苦难天性乐观，永不言弃，刚柔并蓄的祖母

## 白鹿原上的火葫芦灯笼

潘鲁生



潘鲁生在观看火葫芦灯笼编制

在逐渐萎缩的状况，灯笼专业村孙家沟做灯笼的艺人大多已经转行，只有像王学坤夫妇为数不多的10多位手艺人仍在坚持手工编制灯笼。

在王学坤庭院里悬挂的灯笼中，还有一些做工精细的小型筐篮、果盘，可见竹篾编织工艺作为一种日用品工艺，可以根据生活的需要不断调整创新产品形态，制作出应时所需的产品样式。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习惯上认为竹篾编织手艺属于生活中常态的技艺，过于稀松平常，不值得过多关注，这也导致此种技艺一直申请不到更高级别的“非遗”项目。在非遭保护的实践中，愈是常见的手艺愈容易被忽视，使得其得不到更好地发展。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项历史上遗留下来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工艺，如果深化工艺技法的研究，相信假以时日，在面向现代生活的产品转化方面还有更大的发展提升可能。希望更多的设计人员能从不同角度关注这种传统工艺，挖掘文化符号内涵，为编织工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在相关文化部门的支持下，王学坤的灯笼作坊挂上了“灞桥区文化馆竹篾子灯笼纺织技艺传习所”的牌子，承担了火葫芦灯笼工艺生产、展示、传习的任务，在生产中传承和发展着这门古老的技艺。他们编织的火葫芦灯被很多民俗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承接订单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一项手艺美好未来的开始。在汉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域内，因为灯的发音像“丁”，张挂灯笼自古以来就有祈愿“添丁”的意味。灯由此成为一个家族香火传统的象征，发展弘扬火葫芦工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是延续传统工艺的“香火”。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的地方，有我们就必然会带上奶奶。后来，她熟识了我的很多朋友，慢慢地都成为她的朋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奶奶”。

后来奶奶的牙掉光了，我们一起外出吃饭时，我就带把餐用的剪刀，把饭菜夹到碗里剪碎，奶奶总推脱“不用，不用这么麻烦”。北京前门有家东来顺火锅店，涮肉比较细嫩，我试过不用嚼也能吞咽后，就常用轮椅推着她去。在家里做饭，近几年炖和煮的食物越来越多，炒菜也超过正常火候，目的是益于奶奶消化和吸收。

山东人爱吃面食。我也这么认为，有饺子不吃面条，有馒头不吃米饭。所以我们家吃饺子、煮面条成为常态。奶奶最爱看我包饺子，特别是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时候我自己就开始切菜、调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奶奶看一眼电视，再看一眼我，跟我们说有什么笑。虽然她听力不好，但总是很乐意向我们解读她从电视画面中“悟”出的情节，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听着“戏里戏外”两个版本的故事上演，不时地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奶奶也不清楚我们在笑什么，就随着我们一起乐呵。待看节目困倦了，我会端上煮好的饺子，虽然奶奶吃不了几个，但感觉全家团圆、其乐融融，增强了过年的氛围和记忆。父亲在世时称赞我包的饺子好吃，还夸我：“这儿子还挺能包。”我母亲向他打趣说：“你也能一次，让我瞧瞧。”我父亲连说了几个好，遗憾的是，直到他离世我们也没能吃上他包的饺子。

每年春节，奶奶都不会忘记给小辈发红包压岁。不只是红包，她常常会把她买给她的各种小玩意儿，包括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偷偷塞给他们。当我发现，瞪大眼睛故作生气时，她会捂着脸装没看到，然后和孩子们搂在一起，突成一团。

随着时光推移，奶奶年龄越来越大，先是单手拄着拐杖到北京来，后

是双手拄拐，再后来是用轮椅把她推过来。近两年上床下床、上车下车，包括坐轮椅，都需要我们抱了，行动越来越不便。有时我在隔壁房间与朋友喝茶聊天，她听到动静后会慢慢挪动着走过来，同我们一块儿聊。再后来，我就干脆把茶桌设在了奶奶的房间，来了亲戚朋友和她一起品茶。奶奶很是兴奋，有时还端起茶杯微笑着跟人碰杯，边碰边念叨：“人太老了，老得都见不得人了。”

大约两年时间了，奶奶突然对自己的年纪有了新的预期，每当有人问她：“您年龄多大啦？”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说：“100啦！快100啦！”有时候，遇见人，没有问她年龄，她也会主动地反问别人：“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快100啦！我都100岁啦！”包括新来的保姆，她也会先主动介绍：“我是100岁的老人啦！”说的时候，骄傲地竖起一个手指头，眼睛很亮，那种充满自信的神态，相信没有那个年龄段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和难以企及的。

为了让奶奶起居方便，我们把她睡的床、坐的椅子、用的马桶，都统一调整成40厘米高。她自己会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左右移动，上下床，坐椅子，坐马桶大小便。这几年就慢慢形成了她一出门就塞满一大车“嫁妆”的现象，不但要带着平时睡的床、轮椅、坐便椅、沐浴凳，还有换季的被褥、衣服、日常用品，单单是专用的盆就有4个：漱口的、洗脸的、洗脚的，还有洗衣服的。每当这时，我要提前给她打扫好房间，腾空衣柜，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说，迎“娶”奶奶的准备相当“隆重”，年复一年，好不热闹。慢慢地我也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每年开着能装满“嫁妆”的商务车，迎一次送一次，500公里的路不算短，开上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奶奶兴致很高，车行一路，我们聊一路，有问有答，轻松愉悦，十分自在，“美”不胜收。

这不，我昨晚又给车加满了油，准备今天启程了。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副局长）

这个独特形象，充分展现了东北草原各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别样性情。据悉，2017年，《血色草原》纳入了吉林省重点长篇小说创作扶持项目。2018年，荣获了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作者王怀宇表示，写一部关于东北草原的长篇小说是自己内心深处一个巨大情结，要写出不同于内地早草原小说的、多民族共生共融的早草原小说，希望写出丰厚丰富的人生况味，凝重深沉的历史轮回和复杂多变的生命关系。

(谢颖)